



这个冬天不太冷

□ 朱子睿

微风轻轻拂开米色的纱帘，阳光透过小窗洒下金灿灿的碎影。顺着隐隐的光束，放眼苍穹，我不禁朝着仿佛能洗涤人心所有不悦的天微微一笑——这个冬天，因为有你、你们的善心善行，着实不太冷。

那一个冬日，天色略显阴沉，父亲带着我来到他的单位，要我跟着队人去为空巢老人“送温暖”。内心毫无波澜的我上了车，面无表情地望着车窗外车辆越来越稀少的马路。也不知从何时起，车子开始微微颠簸，宽阔的水泥大道变成了狭窄的黄土小路，大大小小的石子镶嵌其中。这么偏远吗？我暗暗抿了抿嘴。

拐过几个弯后，该下车了。我拿着一份将要送出的慰问红包，看着那间老人居住的房屋。这间屋子十分老旧，只有两三米高的墙壁上，水泥大片大片地脱落，露出一块块红砖。砖上布满凹凸不平的小孔和早就干裂的水泥疙瘩，用手轻轻地拂过，粗糙的表面将手割得生疼。停下一看，手上满是砖上数年积累的尘土与被其划过的留下浅浅的棕红色痕迹。黛色的瓦片乱乱地摊在房顶，屋后一条浑浊的河在狭小的河床上停着，没有一丝波纹与生机。深吸一口气，一股淡淡的腐烂的气味混在潮湿的空气中，在这样的环境下，独自一个人拖着行动不便的身体生活，着实很孤独寂寞。

这时，一位老人扶着门框蹒跚走出，看见了大家，欣然打着招呼。我走到他面前，小心翼翼地递上慰问红包。老人面带慈祥，眼角的鱼尾纹挤在一起，土黄色的脸庞记录着多少年的风风雨雨。灰白的头发枯草似的瘫在头上，略显蓬乱。他缓缓地伸出布满了虬枝般青筋的双手，边说着感激的话边收下了各种各样的礼品，深陷的眼窝中泛着点点光彩。

这位老先生似乎有些过意不去，要回屋给我们倒水，被大家劝住了。大人们向老人关切地问候着家中情境，过了一会儿便走了。老先生跟着我们出了屋，直到我们上车，他还站在门口注视着。几个伯伯摇下车窗，和他道别，并劝他回屋。车开出了几十米，我又回头张望，身着黑衣的老人进了屋，却仍倚着门框，向我们望着。我注视着那越来越小的影子，直到拐了个弯后，再也看不见。可我却依旧感到仿佛还有一双深邃的眼，在我面前闪烁着感激的光彩。

先后又拜访了两位老人，我们伴着淅沥小雨踏上归途。到了我家小区门口，车停了下来，我正准备与大家告别，两个并不顺路的阿姨却抢先下了车，来到我右侧的车旁，站在马路上，一个左右看着车辆，一个打着伞，打开门，轻轻挽住我的胳膊，小心地领着我走。我连忙道谢，她们则微笑着，时不时用亲切的扬州话提醒着：“小心车子……别踩到水坑了……”望着她们因看来往车辆左右摇动而略显模糊的脸庞，向善的种子，在我心中健康地萌发、向上、成长……

“人，要互相支撑，互相帮助，才能走上更远的路。”这个冬天，有他人回馈“我们”的感恩，与“你们”给予我的关怀，这两缕向善向上的阳光交织照耀，真的不太冷。

献上一片心

□ 胡佳庆

那天，母亲的朋友圈多了一个筹款的链接，是来自村上的一个邻居。就这么突然的，一个令人痛心的消息摆在了大家面前——邻居家的孩子，我极疼爱的小弟弟，得了白血病。链接的图片中，他身穿病号服，脸色煞白、憔悴，一双眼无力地眯着，卧在病床上。我心里像是被人丢进了一块沉重的巨石。想到昔日他在我家门前跳绳，穿着蓝色的小马甲，一头乌黑的短发，鸡窝似的蓬松，让人总想去抓两把，肉嘟嘟的小脸焕发着红光，上面点缀着两只有神的大眼睛。我深吸一口气，“我们得帮帮他。一定得帮帮他！”

“你爷爷奶奶给了他们一千元，我和你爸爸也是捐了一千。”母亲告诉我，“但这不能代表你。你平时不是跟小弟弟关系挺好的吗？现在他有困难了，你不帮帮他？”

“得帮，当然得帮！可是，可是……”我不说话了，心里想，我是个孩子，又没有多少钱，捐出去不怕大家笑话吗？母亲猜到了我的想法，她说：“慈善，捐的不是钱，是心，那帮助别人的人。古人说：‘千里送鹅毛，礼轻情意重。’只要心尽到了，哪怕你的帮助轻如鹅毛，也承载着深厚的情谊。”“好吧。”我答应下来，但心中仍有些忐忑。

进了房间，我听到父母在外面议论：“这孩子也真是可怜，爸爸是个司机，不顾家，还喜欢打牌，输了不少钱。妈妈做裁缝，是个苦活计。他爷爷奶奶偏偏又去世得早。从小到大就靠一个外婆带着了。这才刚上一年级，又得了这病，唉，我们能帮他就帮点吧。”听到这儿，我握紧了拳头。

想到小弟弟平日爱画画。我决定赠他一套画笔，帮他排解禁足于病房之中的无聊，鼓起与疾病抗争的勇气。

说干就干，次日，趁着周末，我精心挑选了一套画笔，带去了医院。药味弥漫的病房中，我看到了小弟弟，可怜的小弟弟，无力地抬起头来迎接我，伸出那条瘦弱的手臂，憔悴的脸上还有一缕天真的笑容。看到我手中的画笔，他睁大了双眼，病魔也压不住他欢快的笑容。若不是有人按住他，他已经蹦下床来了。他迫不及待地拆开画笔，动手画，一只只梦的天使便跃然纸上。午后的阳光倾泻进了房间，病房也变得温馨起来。

我的母校——江苏省镇江中学最近刊印了一本《校友名录》。

名录的前言阐明了编辑刊印它的宗旨：便于校友与校友之间、校友与母校之间、校友与家乡之间互相交流，共叙师生情、同学谊、母校恩，共展学校发展宏图。

手捧散发着油墨清香的《校友名录》，心中漾起阵阵暖意和感情的波澜——感叹、感动，更有感激。

我感叹历经战乱频仍、数次迁址、动荡岁月、十年“文革”，母校竟能保存如此之多的校友名单（尽管名单中尚有遗漏、错误）。

我感动母校对校友的重视关爱，为历届学子准备了一份珍贵的百卅校庆礼品。

我感激那些编辑校友名录的老师，感激他们为母校搜集整理出一份丰富翔实、极具研究价值的校史材料。名录的校友人数之多，跨越年代之久，蕴含信息之丰，在全国各地的中学校友名录中都十分罕见。他们的工作是如此认真负责、细致辛苦，面对一张张手工刻印的原始材料，面对材料上的模糊字迹，面对经历动荡岁月后留下的混乱残缺的档案，一次次梳理校对增补勘误。编辑卷帙浩繁的校友名录，工作量之大之重可想而知。

我感激当年母校的殷同学、如今母校的殷老师等热心校友，是他们积极认真收集整理同学们纠错补漏的信息并及时反馈校方，才使得今天的校友名录更加准确完整。

这本校友录很轻，物理重量只有几百克，这本校友录又很重，它盛满了母校对学

盛满温情的《校友名录》

□ 朱宏媛

子温暖的情意。

粗略估算，《校友名录》上有5万多个名字，他们都是母校的孩子，或许其中少数人后来因为各种缘故改名甚至换姓，但校友录依然忠于学籍卡，采用当年每位同学入校时登记的姓名——这既是尊重历史，也是让每一位校友能找到真实的当年。每一个名字都有自己的社会人生故事，有的早已谢幕，有的刚刚开始；有的平顺温馨，有的曲折励志；有的校友是名满天下的时代巨擘，有的是寂寂无闻的平头百姓；有的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、“人民教育家”“改革先锋”、两院院士……更多的人则是各行各业的普通成员。

一部校友名录犹如一座金字塔，塔基是成千上万的平凡学子，塔尖是母校引以为傲的知名校友。不管塔基还是塔尖，不管他们的故事精彩或平淡，踏上社会之前有一点是相同的——都将自己最美好的一段青春留在了省镇中学校园。

翻开校友录，我找到自己的名字（1967届高中），想起1964年第一次跨进母校大门时的忐忑；我找到女儿的名字（1998届高中），想起当年她获得保送“211”资格时的喜悦；我找到大妹外孙的名字（2022届高中），想起大妹告诉我，孩子被“985”录取时的自豪；母校恩泽我的家族三代人啊！

我看到我们班级40位同学的名字，想起当年班上的趣闻轶事，想起毕业40年后第一次聚会时许多同学已互不相识的感慨和认出彼此后的狂喜。

我看到“长大后我就成了你”的园丁们

的名字，当年他们受母校培育，如今自己也是桃李满园，他们中有的是大学教授，更多的是中学老师，毫无疑问，其中最杰出的代表是1947届校友、荣获“人民教育家”称号的于漪。

我还看到退休后和我一样，也当了“沪上老漂”的一批校友的名字，看到当年自己崇拜的校园文体偶像的名字，比如1965届高中的跳高名将魏同学，他轻松优美的剪式跳姿至今难忘，比如1966届高中的短跑“飞人”陈同学，他创造的百米11点3秒的校运会纪录不知是否被打破？比如也是这一届高中的邱同学，他是当年校排球队的“金牌”二传，比如1966届初中的文艺多面手林同学，校文工团的功勋笛手仲同学……当然，我也看到了那些早早写完人生故事、离我们远去的校友的名字，他们中有人曾经是那样才华横溢、光彩照人，不禁感叹人生无常，天妒英才。

校友录中令我倍感亲切的是老三届同学的名字，我和他们都曾在镇中学校园里共同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，有太多共同的熟悉：熟悉的校长，熟悉的老师（可以列出一长串名单），熟悉的水塔，熟悉的A字房，熟悉的图书馆，熟悉的宿舍里狭窄的木质双层床，熟悉的校园小店里售卖的喷喷香的京江饺，熟悉的田径场上的煤渣跑道（记得曾有学长为了磨炼意志，挑着盛满水的粪担子赤足在跑道上绕圈），熟悉的吃饭开会演出三用的“多功能”大礼堂，熟悉的能装下全班同学饭盒的方大蒸笼，熟悉的“餐前交响乐”（广东音乐



静

刘玉宝 摄

等你在深夜吃个饭

□ 李晓

有人说，这是一个薄情与寡情的年代，谁在深夜里给你打个电话啊，谁在深夜里陪你一起吃个饭啊，即使深夜里喝酒，也如北岛所说，碰杯时，尽是梦破碎的声音。

或许我该庆幸，深夜里，还有几个陪我吃个饭的人。

对了，我说的就是深夜食堂。深夜食堂，与众声喧哗杯盘狼藉无关，它是一些孤独美食者的静悄悄聚会。它更适合在秋天的深夜，霜冷月白，公鸡进窝，牛羊入眠，一群腹中空荡的人，来到深夜食堂，咀嚼美食，喂饱饥肠。

我的亲戚周二毛，就在城里开着一家深夜食堂，食堂的名字，就是一条马路上的门牌号。让周二毛感到蹊跷的是，门牌号，竟是他生日那天的数字。二毛的食堂，到深夜还在营业，木门前，挂着一盏很古意的红灯笼，在夜风中摇曳，有穿越到古代的感觉。食堂临江，半夜穿船鸣笛，恍惚间以为古时某羽扇纶巾的文人下了船，直奔二毛的食堂而来。二毛食堂的菜谱，用毛笔字写在一个青竹做成的竹编上，像古时写字的竹筒，那上面有30多道乡土江湖菜，大多数是二毛的独创。

我最喜欢二毛食堂里的油炸河虾，实在是香，每次吃这虾，我连壳都嚼了吞下。二毛食堂里的河虾，是由在乡下老家专门打鱼摸虾的何老大供货，都是野生的虾子。何老大43岁那年离了婚，在外省打工的媳妇跟别人好上了，何老大再也没结婚。有一天，深夜里的雨中，我在二毛食堂碰见了打着手电筒戴着竹笠的何老大，他骑着摩托车给二毛送鱼虾来了。何老大说，晚上睡不着了，索性就提前把鱼虾送来。

那天的深夜食堂里，除了一个要坐早班飞机离开本城的人，就是我这个孤独的食客了。我陪同何老大大小口饮酒，喝着炉子里刚咕嘟咕嘟炖好的排骨藕汤，才知道何老大也睡眠不好。肚子吃饱了，我突然生出悲悯之心，劝慰他，老大，你还是找一个女人过日子吧。我还主动充当媒婆说，我认识某家馆子吧，一个洗碗的女人。何老大摆摆手说，我暂时还没这个想法，等孩子大学毕业以后再说，啥事得靠缘分。

梁实秋在早年的北平夜里写作，半夜总要溜到馆子里去喝一碗猪血汤，不然不好入睡。人到中年，像我这样在深夜里嗷嗷待哺的人，还真不少。这些零零落落遇见的人，他们对我说，深夜食堂里的家常味道，才更抚慰心肠。想起以前，也有夜夜笙歌大酒大肉的日子，到了中年，好比一场大雪过后，大地银装素裹，重重叠叠的

搂松针

□ 曹春雷

这路可以长一点，再长一点。

山，到了，把车放在山脚下，拿出上面绑着的几个尼龙袋，还有竹竿，和娘上山。坡度缓，很好爬。路边几棵松树，造型好看，如迎客松。空气中，氤氲着淡淡的香，是松的气息，我贪婪地吸了一口。

有野兔，嗖地一下，从我脚边的草里跳跃而出，箭一般射向山上。是土黄色的。娘说，好大的一只呢。我说，若是逮住了，回家后烧铁锅，野兔肉炖萝卜，贼香哩。娘说，你小时还记得不，有只野兔，跑到咱家门前的草垛里，你爹捉住了，要杀了吃，你死活不愿意，你爹就放在竹笼里，过了一夜，兔子咬烂笼子，跑了。

怎能不记得呢，那时候，野兔跑到村里来，不稀奇，有时野鸡也飞来村里。那只野兔并没跑远，和我童年许多去向不明的事物

脚印被淹没了，到这时候，才想寻找一家黄泥小屋的温暖柴火。

那些年，一些人出没在生活里，常感觉不见不散才是坚定恒久的友谊。到如今，好比原乡人的血液，只有返回自己的血管里，才会停止沸腾。这世上好多的路，很多人只是偶然走到了一起，到了人生的一定季节，剩下一条路，从你的心里延伸到天际线尽头，你得把它独自走好走完。曾经在一起的日子，那叫陪伴。

吃饭也是这样，小时候要靠喂养，后来有亲友的陪伴，还有更多的人陪着一起吃饭。原来吃饭其实也是害怕孤独的，美食需要分享，还带着人的很多感情移植到食物里去。但人生中，有一家灯火阑珊的深夜食堂，在等着你，这也是很庆幸的事。人生不可能永远是车马熙熙，只有深夜里的食堂，像孤独的星辰闪烁，在那里，有着貌似寡淡实则沉默浓醇的相逢。

有天晚上，早早洗脚上床睡觉的一个人，夜里爬起来啃卤鸭爪，感觉气氛有些沉闷，独自走向一家深夜食堂。没想到，这个人遇到了在食堂里吃一碟花生米的我。这个人，是我的一个老朋友。

那天深夜里，我和这个老朋友，就睡在食堂门前一棵大树下，夜风清凉轻柔。

一样，一直蛰伏在我记忆深处，有时会出现在我的梦里。

放下竹竿，开始搂。地上积了厚厚的一层松针，走在上面，簌簌响，如蚕吃桑叶。搂起一堆来，娘张开袋子，我往里装。很快就装满了几袋。剩下的两个袋子，要装松果。从树上摘。有的松果里，还有种子，比瓜子要小一些，但更好吃。

松果用来生火炉，点上几个，扔在炉灶里，上面放上煤块，很快就能引燃。当然，松针也可以，但效果要差一些。松果和松针燃起来，有种奇异的香。娘烙饼，用松针烧锅，格外好吃。村里有人开了“农家乐”饭店，松针烧饼，城里人特地开车来吃。

那天回城前，娘给我烙了一摞。我带回城去，吃了好几天，即便是吃完了，嘴里心里还一直萦绕着松针的气息。



《往里走，安顿自己》(美) 许倬云 著 北京日报出版社 定价：59.90元

许倬云写给年轻人的生活智慧，用90年人生经历告诉你如何才能“往里走，安顿自己”。



《你可以链接任何人》李楠 著 北京联合出版有限公司 定价：65.00元

如何谈生意，如何与他人打交道，如何培养自己的情商，如何利用谈判技巧说服他人等，这些常见的人际交往难题，在本书中都有答案。



《四千周》(英) 奥利弗·伯克曼 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 定价：58.00元

人生只有4000周！给你的生命全新启发，不再自责与焦虑，好好活在当下。



《古人这样过日子》 国家人文历史 编 四川人民出版社 定价：88.00元

一本书读懂古人的生活之道，聚焦古人购物、饮食、习俗、娱乐、养生、婚姻、职场，史料丰富，逻辑严谨，带你沉浸式体验古代中国的生活百态和人文万象。

本栏目录由新华书店提供